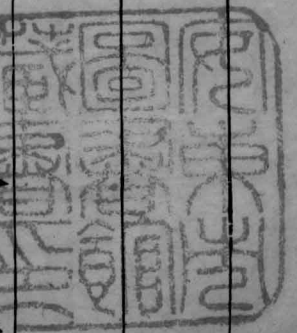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四十八

書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



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子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

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
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
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
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
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
賢人君子與夫姦僞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
學小數茫昧懞怳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
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
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
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

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

所爲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
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
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
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
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
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
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
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
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
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

而至於鬪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強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

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
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
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
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
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
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
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
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
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
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

東坡全集卷之四十八
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竒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

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
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
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
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
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
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
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
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
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
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

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

在大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
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
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
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
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
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
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
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
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
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

東坡全集卷之四十八
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輒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滕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

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
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
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
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
莫能決輒復強顏忍耻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
以卜於左右遽辱還荅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
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
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
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
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

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旣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複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

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
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
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
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
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旣多亡軾而
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
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
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旣不復施
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
一讀訖卽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旣

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
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
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
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
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夫多竒節
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
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
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依放儒術六經之言

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
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
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
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
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
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
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
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
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
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